

学术百家丛书
XUESHU BAIJIA CONGSHU

中国新诗学

ZHONGGUO XINSHIXUE

杨匡汉 著



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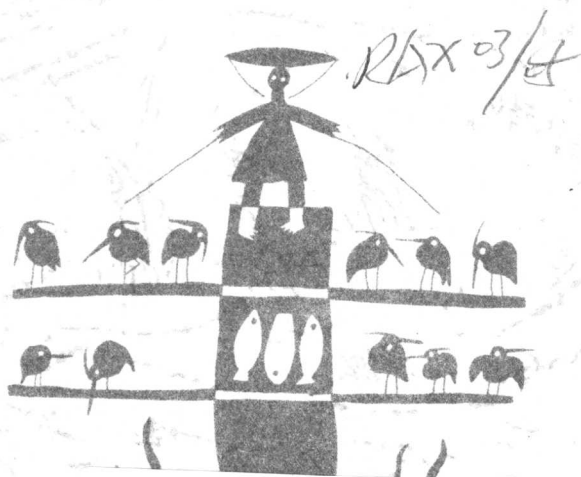
学术百家丛书
XUESHU BAIJIA CONGSHU

I207.25
20

中国新诗学

ZHONGGUO XINSHIXUE

杨匡汉 著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84216

人民出版社

丛书策划：张文勇
选题策划：张文勇
责任编辑：张文勇
装帧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吴海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诗学/杨匡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学术百家丛书/张文勇 主编)
ISBN 7-01-004353-1

I. 中… II. 杨… III. 新诗-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9224 号

中国新诗学

ZHONGGUO XIN SHIXUE

杨匡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8.375
字数: 43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ISBN 7-01-004353-1 定价: 39.00 元



作者简介

杨匡汉 当代学者，文学批评家。1940年出生于上海宝山。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重点学科带头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内多所大学兼职教授。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和诗学研究多年，出版著作三十余部。主要著作有《艾青传论》、《缪斯的空间》、《诗美的积淀与选择》、《矫矫不群》、《诗学心裁》、《时空的共享》、《渔阳三叠》等，并主编《中国现代诗论》、《西方现代诗论》、《共和国文学50年》、《扬子江与阿里山对话》、《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以及《开放文丛》、《90年代文学观察丛书》等。

RAX63/5

中国新诗学

ZHONGGUO XINSHIXUE

责任编辑：张文勇

装帧设计：肖辉

出版说明

站在新世纪的学术平台上,思想长河竞相隆起一个个波峰,书林文苑粲然绽放一朵朵奇葩。众多勉从先达、学殖沉厚的当代贤哲,焚膏继晷,矻矻穷年,从不同视角和层面对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核心性话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内蕴和思想变迁进行了骛精的阐释;名家们带着庄重的问题意识及学理性与原创性的兼具,以书立言,以笔经世,激活灵心,播扬颖见,点亮了一盏盏智慧明灯,折射并烛照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繁盛。

半个世纪以来,人民出版社一贯守土有责,以传播先进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为己任。时值中西文化交融、思想淬砺之际,我们怀着一份虔敬与一腔热忱,精心遴选海内外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界权威学者的代表性著作,组为“学术百家丛书”。这套丛书,拟包括中外名家精论各50种,合则百种,期以谨严笃实之“百家”,求壁垒一新之概。

“学术百家丛书”的宗旨是:站在当今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沿,通过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中踔厉发越的学术专著,呈现中国与外国学术发展的最新风貌,开掘其中精闳丰赡的思想财富与学术资源,推动东西方文明的纵深交融与驰豫互动,增进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切切实实为21世纪学术的生长和文明的共享敬献芬芳。

“学术百家丛书”将是一个昌明学术的浩大工程。江海涵百川,学术共量铨。欲毕其功于此役,有赖海内外著译界、读书界鼎力襄助,惠赐嘉言,振采乎雄文,练情于义理,共同为中华文明之复兴与世界文明之传播开拓创新,烙刻学术的至高尊荣。

人民出版社《学术百家丛书》编辑部

2004年8月



绪言

操持这片芳草地

忘川悠悠。当又一个新岁月悄然迈进文化人的“十字门”时，人们似乎忘却了曾经的沧海和风雨，眼前是一股时尚波涛冲至脚下。

沉寂多时以后的喧嚣，信息纷纷扬扬。有道是呼喊“作家要参与世界经济战”的，有指着手表夸示“十分钟内我的企业赢利几万元”的，有弃文从商倒卖书刊一年赚够上百万的，有演员牛气得从房地产到美容院想挣个“中国第一老板”当当的，有编剧从事养狗业的，也有诗人承包歌舞厅的……自然，还有老作家处于倘若家用彩电坏了却无力置新的窘境的传闻。“下海”竟也成了文学艺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

我实在不知道文学艺术史家今后将如何照实记录和评述这些现象。贫穷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号召文化人“一箪食、一瓢饮”，那是假道学的诓骗谬说。然而，市场机制确实如铁律般胁迫着也诱惑着无数作家和诗人，有猝然掉头者，竟离开阿波罗和缪斯而去皈依新的神祇，甚至有人如此公诸于文字：“让我独自在蓝天下为诗歌流泪，并教导儿子：关心商业和仕途，仇恨诗歌。”这是无奈？是悲哀？是激愤？是与墙壁碰杯？善良的人们不必轻率地谴责这种心态的反常。

改革开放是历史潮流，否则中国（包括我们的文学艺术）就没有出路。这是生产力的解放，也意味着使人的精神获得一次新的解放。这股潮流无情地冲击着人为的分割、封锁、狭隘与幽闭，极大地调动并发挥人的潜能，在越来越大的社会和人生的舞台上去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这是一个远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为震撼人心、气势磅礴的万千世



界。从历史运行的大处着眼，我们民族将企及一个新的高度，拥抱一个新的世纪；但与此同时，我们必然要经受历史的阵痛。那些个最圣洁的和最污秽的、最辉煌的和最阴暗的、最真诚的和最虚伪的、最宝贵的和最卑劣的、最值得为之献身的和最令人弃若沿敝帚的，会怪诞地扭绞一起，让你时而阳气上升时而五内俱裂，清清浊浊，却也磨洗着人生和命运。

这种磨洗可能造成分流。追逐钱财的，会去陶朱；另有所好的，自谋高就；为文不成的，可扬其长；心灰意懒的，对酒当歌；变来变去的，继续钻营却迟早露出马脚；孜孜矻矻的，阮囊羞涩却呈现人生智光。不断的分化组合，不断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新芽破土。即便是文学艺术被“分流”到清贫与寂寞的地步，我以为，总会有一批又一批保持贞洁信念的文化人群，以自己的精神劳动参与民族文明的“希望工程”，以自己的知识、才情和心灵去温暖他人。他们的劳动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自己也应当自尊、自强、自爱。

对于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来说，在中国，在今天，要想靠做生意、炒股票“以商养文”，或靠路子当董事长、银行家、企业家再来吟诗词、写小说、搞剧本以开垦出又一个文艺的春天，那有如蜀道之难！平心而论，我们身无长物，有的就是这支笔——这笔是人民给的；有的就是这一片芳草地——这净土是历史赋予的，多少人为此曾交付过学费甚至血泪的代价。

生命是光辉的，真正的文学艺术该是圣洁的。当又一股潮水漫到脚下，我只能说：在物质日趋丰裕而精神可能再度匮乏的情境下，胁迫愈多，诱惑愈多，愈应守住这一片芳草地，操持这标志着中华民族即将企及的文明高度的一方净土。

这并非意味着安贫乐道，或者像当年诗人兼学者朱自清先生那样一身重病，宁可饿死而不领“救济粮”——那个年代毕竟过去了。改革势在必行，改善有待时日，先搁下不去说它；就诗人和艺术家自身而言，也并非要你饿着肚子、光着身子去“守卫净土”。多数人在获致标准不高的温饱后，重要的问题恐怕在于以真诚、良知和才能，更积极、更大胆、更踏实地寻求操持之道，更有远见地提高我们精神劳动的质量与成效。在艰难困苦中仍能求真、忌俗，仍能去浮华、务潜修而保持美感，是一个人精神上富有的标志，这一点恰恰和民族的需求与心灵的自由有着有机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在这片芳草地上的劳动者，该是可以而且应当有



所作为、一显身手的。

我们不是常说要有整体性思维么？那么，这片芳草地并非孤岛，而是与大世界、大风云紧密相连。打开眼界，打开思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艺术殿堂的骄子们完全可以在总体格局中积极寻得一个实在的位子和拓展的路数。曾有某种诗学、美学、艺术“原理”一类的选题，报上来的竟有五六百个之多，构思、框架则大同小异。为什么非要挤在大栅栏里人头攒动呢？曾有流行诗人靠寻章摘句、七拼八凑组装作品，大言不惭地宣布一年“赶写”一本“哲理诗集”，并声称向诺贝尔文学奖进军，如此轻浮与懒惰，为什么还要以“广而告之”，去纵容悄悄地蛀空人们的精神结构？有雄心的诗学与艺术的竞技健儿到哪里去了？探索与创新是我们生命的两个轮子。诗学和艺术并不守恒，它一旦从生活与美感中产生出来，就踏上了人们往往看不见的进步的阶梯，在不断的自我扬弃和自我丰富中成长，因而跨越与超拔贯穿其过程，诗魂的自由腾挪是一种整体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我赞成诗学要有大视野，不要小家子气。整体性思维对理论和创作的要求，不是囿于一隅的直观聚合或随意煽情，而是在更高台阶和更深层次上古今无阻、中西逢源的一种汇通，从而找到特定人文环境、特定艺术命题的切入点，并以独特的手法创造出有独创性的作品来。

我们不也常说要有合璧性建构么？那么，这片芳草地并非整齐划一，而是茂林繁花，共存共荣，方合为万般景致。在文学艺术创造上，从来不可能只有一种主义、一种方法、一个流派可以包打天下，穷尽真理的全部。就中国当代文学总体面貌而言，海峡的此岸与彼岸，也是同体异型、同根分流、互相观照、互补合璧。对每一位具体的作家艺术家批评家来说，搞小说的，搞散文的，搞诗歌的，搞戏剧影视的，搞理论批评的，也不必弄得各立门户，老死不相往来。各种文学艺术门类固然有其特殊性，其实还有深层次共同的规律在。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往往是有眼力的文艺家的操作法门。就诗歌本身而言，诚如清人宋湘所云：“豫章出地势轮囷，细草孤花亦可人。独有五通仙杜老，各还命脉各精神。”不可泥乎风格的差异和题材的大小而束缚其命脉，还是让它们各自生发精神的活化和美感的昂立。现代人文科学讲求知性与感性的互补，讲究高感情与高技巧的平衡，因而对艺术的精品意识是一种近似绝对的要求。我们能否在文艺的合璧性建构中多生产一些“经典性”、“权威性”的作品，让千千万万读者叫绝呢？



中

国

新

诗

学

Zhongguo Xinsixue

4

我们不也还常说要有前瞻性目光么？那么，这片芳草地上不再仅仅是那口“老井”，人们一代又一代地挖掘，即便见不着水也不愿“背井离乡”。“老井”心态承载黄土地的千年恩怨而凸显其沉郁浑厚，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母体和源流。但倘若站在高坡于巷烟晓照中前瞻来程，诗学与艺术所面对的时空何其旷远。行将逝去的“百年忧患”变为新世纪的追求，我们乘过的古老舟船须换上航行的巨轮。作为芳草地的拥有者，作为新文化的建设者，自然会继续承担几代人的焦灼与苦痛，但也将把整体的人生经验推向新的地平线，让薰风浸润干渴的高原和沙漠，在文化母体内渗透更多的新质乃至异质，使这片芳草地上也不断地新陈代谢，去充分享受现代曙光。

我们好不容易拥有了为这一历史机遇而付出过代价的芳草地。面对新世纪的风潮而操持，而前行，而投入以精神的深刻与个性的完整为标尺的、使人生诗意化的文明建设，该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答谢。

目录

Contents

1

绪 言 操持这片芳草地	(1)
第一章 诗性智慧	(1)
一、心智的圣地	(1)
二、雅典娜的生长	(6)
三、时代诗情与精神价值	(20)
四、文化与诗感	(27)
五、形象本体的变异	(33)
第二章 深谷体验	(43)
一、人类情感体验的两大形式	(43)
二、深谷体验的生成	(53)
三、泪神与海韵	(62)
第三章 诗情的物化形态	(73)
一、抒情诗的深化	(73)
二、叙事诗的策略	(82)
三、色彩与情愫	(90)
第四章 诗思的呈现方式	(103)
一、“image”如是说	(103)
二、意象与表象、意境的异同	(118)

目录

三、意象的能动型式	(133)
四、充实与空灵	(145)
 第五章 艺术的时间	(155)
一、诗与时间	(155)
二、反叛物理性	(159)
三、“时间列车”在各自轨道上运行	(165)
四、时间属和生命感	(180)
 第六章 缪斯的空间结构	(183)
一、拉开“心理距离”	(185)
二、营造空灵境相	(189)
三、重叠致景深	(193)
四、象征型建构	(197)
五、张力之网	(202)
六、“悖理”的变形	(207)
七、“蒙太奇”潜结	(210)
八、东方式迷宫	(215)
九、“情境化”和“信息化”	(219)
 第七章 诗之传学	(225)
一、驱使语言歌唱	(226)

二、诗品的提升和语码的运作	(239)
三、佯谬语言	(250)
四、弹性语言	(262)
五、多义语言	(276)
六、诗调新说	(287)
第八章 诗之接受	(295)
一、双边活动	(295)
二、混合——分离——互生	(299)
三、难懂问题与流动视点	(304)
四、召唤和期待	(310)
五、形而上的驰骋	(315)
六、赏诗说“变”	(321)
第九章 此岸与彼岸的汇通	(327)
一、大陆：新时期的诗美流向	(327)
二、台湾地区：薪火相传之道	(340)
三、时空的共享	(350)
第十章 关于诗的对话	(359)
一、芳菲菲其弥章	(359)
二、批评的向度	(364)

目录



三、精神的归属	(368)
四、一花一世界	(370)
五、辞别世纪的沉沦	(373)
六、“诺贝尔情结”与诗学问题	(377)
 第十一章 诗学前沿	(383)
一、“朦胧”和“后朦胧”的诗与思	(384)
二、对接传统	(396)
三、菡萏照人	(401)
四、以大智慧传达人类真实的声音	(408)
五、诗人的宇宙意识	(410)
六、渔阳三叠，招诗魂兮何方	(430)
 跋 长亭更短亭	(437)



第一章

诗性智慧

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它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它自己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精神灌注的结果。

——《歌德谈话录》

一、心智的圣地

那是并非遥远的过去。暴君们的天敌、过着流亡生活的青年诗人雪莱，偕同友人在斯塔西亚海湾驾舟游驶。骤然间刮起一场风暴。仅仅二十分钟以后，但到云开日出时，船只已荡然不见。这位一直呼唤着光明、正义与自由的杰出歌手，一阵旋风，就把他抛向了另一个世界。

人们在几天之后才找到雪莱的尸体，并进行悲壮的火化。当火苗蹿向天空，诗人的挚友拜伦痛不欲生，转身离开火葬场，向大海游去，似乎要唤回那散佚的魂魄。在现场，烈焰继续吞噬着雪莱的遗体。将近三个小时，骨肉化作了硝烟，惟有雪莱的心脏还没有焚毁。热爱他、信赖他的人们，把这颗心脏从烟火中抢救出来，装进用黑丝绒衬里的橡木匣里。

这颗难以焚毁的心脏，是一个不朽的灵魂。雪莱在人世间仅仅存活了二十九个春秋，在身后留下了一长串颠蹶顿踣、生离死别的足印。在物质上，他注定了痛苦终生；在精神上，他却因拥有可贵的真诚和良知的执著而变得格外富有。正是从这颗心脏中，涌出了《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里



叛逆的天神，涌出了《西风颂》里“假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醒世的警号，涌出了《致云雀》里高扬在天、藐视尘俗的精灵，涌出了把正义和爱的信仰转化为全人类听得懂的声律……缪斯女神和智慧女神丰盈的羽翼伴随这个灵魂逸飞。时隔一个半世纪，我们仍然共同受到骏爽的振奋，并赞同鲁迅当年的评价：

况修黎（即雪莱）者，神思之人，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品性之卓，出于云间，热诚勃然，无可沮遏，自趁其神思而奔神思之乡，此其为乡，则爱有美之本体。奥古斯丁曰，吾未有爱而吾欲爱，因抱希冀以求足爱者也。惟修黎亦然，故终出人间而神行，冀自达其所崇信之境；复以妙音，喻一切未觉，使知人类曼衍之大故，暨人生价值之所存，扬同情之精神，而张其上征渴仰之思想，使怀大希以奋进，与时劫同其无穷。^①

这颗难以焚毁的心脏不单为雪莱独有，它属于古往今来在荒漠中举起真诚与良知的灯盏的代代诗人。他们因真诚而流血，因良知而蒙难，因采撷智慧之果而受到天惩或人治。但依然砥砺亮节，藐视荣禄，淡泊自守，寻找烛照长夜的光明，让连接着天下爱憎、苍生忧患和人间悲欢的诗情，在觉醒了的灵魂里凝聚，化作正直的桅杆或纯洁的白帆。尽管灵魂属于个体，然而由心智点燃的诗意之光，则换来使人忘其鄰近、自致高远的情感共鸣。

屈心而抑志兮，
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
固前圣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
延伫乎吾将反。
回朕车以复路兮，

^① 鲁迅：《摩罗诗力说》（1907年）。



及行迷之未远。

——屈原：《离骚》

“存在”纵闭锁了你我的生存，
莫忧尘世中便会没有生命；
我辈是酒樽中的泡沫，
永恒的“酺客”^①被将斟了又斟。

请莫浪费了你的时辰，
也莫用追求彼是的空论；
与其凄切的寻找苦果、虚无，
何如与这甘美的葡萄共命？

——〔波斯〕莪默·伽亚谟：《鲁拜集》

你降自苍穹
来抚慰人间的忧伤与创痛；
把灵芝的仙芬
加倍熏陶那加倍苦闷的魂；
我已倦于扰攘和奔波，
何苦这无端的哀乐？
甘美的和平啊！
来，请来临照我的心窝！

——歌德：《流浪者之夜歌（一）》

三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诗人的吟唱，上下越千年，东西隔万里，但传送着相通的心智节奏。那就是：对须臾人生的真实叹喟；对人间悲欢的真切体验；对生命律动的真诚袒露；博大的气势反衬时间的迫促，萧散的表面难掩深沉的悲凉；在自由意志与现实限制的深刻矛盾之中，怀着对理想天国的苦恋和向往而踏着悲歌前行；把充满人类良知之思救渡到诗

① 酺客：波斯语，指侍候饮酒的人，此处喻指造化。此诗作者莪默是中世纪波斯杰出的科学家和大诗人，受反动宗教势力迫害，是个勇敢、深刻的人道主义者。